

大海与故乡

徐 鲁

就像沉睡的大地，万籁俱寂，却偏偏会有星星点点的海上灯火，彻夜不熄，把黑黢黢的海面点缀得如同天上的街市……

这些神奇的海光究竟是什么？长大后，我逐渐接触到一些科学的解释：这是各种各样能发出光亮海洋生物共同创造的自然奇观。小虾、乌贼和某些鱼类，甚至还有一些肉眼看不见的海洋细菌，都有可能成为海光中的一员。它们共同造就了这绚丽的奇景。

除了雾角和海光，故乡的海边最引人瞩目的标志，就是灯塔了。到烟台旅行的人，不能不到芝罘湾。傍晚的芝罘湾，漫天的晚霞把整个海面、海岸线和附近的岛礁、山冈染成一片玫瑰色。当夕阳慢慢沉入大海，远方归来的船只缓缓驶入海湾的怀抱。这时，山上的灯塔开始发出光亮，转灯不停地旋转，射出银色的、明亮而耀眼的光带，横穿夜空，让夜晚的海湾也变得清醒与活跃起来。

故乡的海滨，是祖国北方最美丽的海滨之一。漫步在故乡的海岸线上，我常常凝眸那些矗立在远远近近的小岛上的灯塔。灯塔亮了，海上的渔船都该回家了。灯塔闪亮，就像母亲的怀抱，拥抱着傍晚时分从海上归来的“孩子”。

说到胶东半岛，我总会想起刘公岛。那是位于胶东半岛东端的一个小岛，也是镶嵌在威海湾口上的一颗璀璨的小岛。儿时的我住在外祖母家的小渔村里，经常听她讲刘公和刘母的故事。

传说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队南方的商船正向北行驶。忽然，海上起了风暴，海天变成了迷茫一片。船上的人与狂风恶浪搏斗，但食物和淡水渐渐耗尽，船上的人们也精疲力竭了。一天夜里，有人

突然发现，前方似乎有一星火光在闪动。“啊，有救了！我们有救了！”船队的人欣喜若狂，挣扎着爬起来，拼命地向前划着船。

火光越来越亮，越来越清晰。终于，他们看清了，前面是一座小岛，在小岛峻峭的海岬上，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，正在狂风中艰难地摇动着一支火把。火把引导着这条船，渐渐靠近了海岸。老人急急忙忙赶过来，把倒在海滩上的人背进自己在海边的石头小屋里。老人让他的老伴赶紧生起火，给获救的船民们送上了热气腾腾的姜汤、面条和玉米饼子。风暴过去，大海上又变得风平浪静，商船重新启航出发了。

后来，每当夜里起了风暴，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总会高高地举着一支火把，站在那个峭崖上，为海上的航船当向导。迷途或遇险的船民，总会得到两位老人不求任何回报的帮助。

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胶东半岛的当地渔民和途经这里的水手，都知道了这个故事。人们尊称这两位乐善好施的老人为刘公、刘母，也把矗立在威海湾口的这座小岛称为刘公岛，还为两位善良的老人建造了祠庙。南来北往的商船和游人，只要来到了刘公岛边，定会登岸前来祭拜一番。

在刘公岛南岸那块伸向大海的岩石上，还矗立着一尊刘公在暴风雨之夜高举着火把，为船队指引航向的塑像。巨大的峭崖上，刘公倔强而坚定地半跪在岩石上，年迈的躯体肌肉紧绷，一手攀紧岩石，一手高擎火把。饱经风霜的面孔，正吃力地歪向一侧，好避开那迎面袭来的狂风巨浪。他手中的火把在熊熊燃烧，仿佛要照穿浓重的黑夜，给海上的人

们送上希望和光明。

从少年时代起直到今天，我多次登上刘公岛，瞻仰这尊动人的塑像。每次站在塑像前，心里都会升起一种由衷的敬意。我甚至觉得，这位半跪在峭崖上高举火把的老人，就是善良、无私的美德的化身，是坚强不屈、勇往直前的意志的象征。高擎在老人手上的火把，与海边那些高高的、永不熄灭的灯塔一样，不仅为故乡壮丽美丽的风光添彩，也彰显着人们勇敢面向海洋、迈向海洋的坚定信念。

一百多年前，曾有一个小女孩，经常由家人带着，漫步在烟台芝罘湾海边，看海上的落日。这个小女孩，就是现代文学家、诗人冰心。冰心从小跟着父母到烟台，童年时光里有好几年是在大海边度过的，还在烟台东山的一家医院里住过一段时间。

坐在面朝大海的山坡上，每天都能看到湛蓝的大海，看见缓缓地行驶在海面上的帆船，听见海鸥在浪花间高声歌唱……大海成了冰心童年时最美好的记忆之一，也成了她后来的作品里反复出现的主题。

今天，漫步在美丽故乡的海滨，徜徉在故乡长长的海岸线上，眺望着黄昏时分小岛上闪亮的灯塔，想象着起雾的夜晚那一声声亲切的雾角、夜晚平静的大海那闪烁的绚丽海光……这时候，我不禁想起了冰心在诗作里对大海的依恋与赞美：“大海呵，哪一颗星没有光？哪一朵花没有香？哪一次我的思潮里没有你波涛的清响？”冰心心中的大海也是我故乡的大海，是我美丽的胶东半岛，是我苍蓝色的渤海湾、胶州湾，是我波光闪耀的故乡。

瓦房上铺了一层明晃晃的霜。一排排瓦垄，像钢琴的白键横放在大山间。四野阒寂，一地霜白。降霜要比落雪冷，霜风掠过屋顶呜呜直响。过了一阵，躲在云层后面的太阳，满脸羞红地看着大地，满地的霜就退场了。瓦上的霜融化成水，顺着瓦沟滴落下来，溅起朵朵水花，一朵追着一朵地绽放在檐下。晶莹的水珠儿溅落在几盆花上，让花朵与叶子鲜亮了许多。

冬日阳光温暖，湿润的瓦房泛上了一层年深月久的斑驳。炊烟从青瓦间升起，飘飘袅袅。对一群早醒的麻雀来说，这是一个温暖的暗示。鸟儿们心领神会地从竹林中蹦出来，叽叽喳喳地飞落在房前的柴垛上。在屋里忙着侍弄灶火的大娘，最懂它们的心思，舀上一碗碎米从屋里出来。随着一道漂亮的弧线，碎米簌簌落地，一群鸟儿在院子里争抢起来。大叔拿上一把扫帚，准备清扫院子里的积水，不料吓飞了正在进食的鸟儿。大娘一脸不悦地朝着大叔说：“你忙这一会儿干啥？等雀儿吃了再扫吧。”“这些麻雀都被你惯坏了，每天早上都来讨吃的。”大叔嘀咕着。“这么冷的天，雀儿去哪里找吃的？只要一年收成好，麻雀吃点算啥子。”大叔便不说啥了，等麻雀收拾完院里的碎米、纷纷飞落在屋顶上，才站起身开始打扫院子。

一收一放间，竹子扫帚从水泥地面划过的声音，就像霜风吹过竹林。扫过水，大叔俯下身子，把被风吹倒在地的花小心扶起，拴在竹篱笆上。房前的柴垛码得整整齐齐，有半人高，大叔担心柴火被雨水润湿，找来一块塑料布盖上，还用几块砖头把塑料布的四边压实。大娘在屋里忙着做饭，系着一条素色的围裙，坐在灶前的小木凳上，往灶里添上几块柴。火势更旺了，烧得“噼啪啪”直响，映得大娘满脸红光。

大叔收拾完院里的活儿，进屋时手里拎着一把香葱。这是在自家菜园里扯的，香葱绿得水灵，须根上还挂着黑黑的泥土。大娘接过香葱，冲洗干净。一段切菜的轻快节奏在木屋里响起。“老头子，你再去菜园里弄些白菜和萝卜来。今天早上煮火锅，打霜后的蔬菜好吃。”大娘边忙着手里的活，边与大叔说话。

温馨时光

胡启浦



炉火正旺，锅里泛红的辣子汤已煮沸了，满屋子荡着腾腾热气。大娘往锅里添着白菜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：“霜打的白菜不一样，又脆又甜。”大叔手握一杯刚泡好的茶，坐在炉子边，不禁笑侃起来：“说得叫人嘴馋，好像比山珍海味还好吃一样。”“哈哈……”老两口开心大笑起来。笑声吵醒了屋里睡得正香的小花猫，它跳到火炉边的沙发上，又钻进大娘的怀里。

孩子们在贵阳和遵义工作，已分别打来了电话，说回老家过年，还特地叮嘱两位老人，说现在超市里什么年货都有，到时候买回来就是，家里就不用操心准备了。但是老两口总觉得不备点什么，心里空荡荡的不踏实，于是又忙着张罗。大娘将自家种的绿豆备好，打算做孩子们喜欢吃的绿豆粉，还把黄豆细心地筛选了一遍，拿一半煮豆浆，拿一半生豆芽。大叔也不闲着，把酿米酒、做汤圆的糯米选好，实实在在地放在屋里，还把烙绿豆粉饼用的秸秆堆放到厢房里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，随时用都是干燥的。就连烟花也已订好了，包娃儿们放个够。

酿米酒要经过两天的恒温发酵、二十天的装罐密封才酿成，要早些准备才不误孩子们回来吃上开坛米酒。大娘将酿酒用的铁锅、木盆、甑子、簸箕、筲箕通通刷洗一遍后，开始泡米、蒸饭、拌曲。酿米酒是山里人的一件大事，每一道程序都不得马虎。大娘将酿酒用的铁锅、木盆、甑子、簸箕、筲箕通通刷洗一遍后，开始泡米、蒸饭、拌曲。酿米酒是山里人的一件大事，每一道程序都不得马虎。大娘将酿酒用的铁锅、木盆、甑子、簸箕、筲箕通通刷洗一遍后，开始泡米、蒸饭、拌曲。酿米酒是山里人的一件大事，每一道程序都不得马虎。

大娘正准备解下围裙歇会儿，电话铃声响了起来，掏出来一看是女儿打来的视频电话。正准备点开视频时，大叔摆手示意：“去院子里。”“为啥？”“你在灶前视频，不就露馅了吗？孩子见我们准备这些，又该担心我们累着了。”大娘听了点点头，转身就到院子里。舒心的笑声在院子里响起，院前树上的一对喜鹊叫得满院子喜气荡漾。

仁几乎可以让一家人吃到正月结束——辅以佐料，大火烧开后，用文火焖煮一夜，使肉和麦仁充分交融，随后冷藏备用。待到大年初二这天，取适量煮好的麦仁放锅中，加清水烧开，放入盐、花椒、姜粉等调料反复翻炒，那一粒粒翻滚的麦仁好似珍珠玛瑙，让围在炉火旁的孩子们馋得直流水。出锅前撒一把翠绿的小葱花，那香味真是让人无法抵挡，更是寒冬时节的滋补佳品。

随着时代的变迁，更加方便快捷的机器替代了手工劳动，捣麦仁似乎已经成了一种只存在于记忆深处的“乡愁”。但近几年，越来越多的人又重新回到了捣麦仁的“大军”中，冰面上再次响起了有节奏的舂杵声和人们的欢笑声。这份暖暖的“年味”让我们痴迷、回味和传承。

奔放的舞步

郝随德

庄里人围成一圈，秧歌队在圈子中心扭着、闹着。最前面的“伞头”是一名小伙子，他举着一把很大的花伞，昂首挺胸，步伐稳健，架着大臂甩着小臂，欢快地舞动着整个身子。“伞头”后面跟着一队头裹羊肚手巾、腰上扎着红腰带的后生，一个个如燃烧的火把，在一团团火红中升腾着澎湃的激情。与“伞头”并列一排的那个女子，举着木制的大斧，头上系着一块红绸子，身后跟了一列扎着长辫子、双手摇着红绸扇子的女子，似锦簇花团迎面走来。伴随着秧歌队激烈的乐舞节奏，阵阵尘土升腾起来，和燃放炮仗的烟气交融在一起，像一层薄薄的雾笼罩着院落。

秧歌继续进行着，好像要把一年的喜庆欢乐一次性地释放出来。小伙子们昂首踢脚，扭着腰肢，把手中的花伞高高举起，在空中挥舞出各种令人赞叹的造型。如果站在高处俯视，那举起来的花伞宛如流动的云彩，在农家院子里描绘出一派吉祥的图景。双手挥舞着红绸扇子的女子们，用轻盈的步伐扭出迷人的舞姿，扬起来的绸缎和带风的扇子，如同开在春天里漫山遍野的山花。

陕北秧歌有“大秧歌”和“踢场子”两种类型。秧歌队绕着院子奔放地闹着，队列中不时蹦出来狮子、龙灯、竹马、旱船等造型的表演，把秧歌演出推向高潮。随着“龙摆尾”“十字梅花”“二龙吐水”等队形变化，劳动生产和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景象被艺术化地表现出来。

到了正月十五这天，周围几个村子的秧歌队聚在一起相互拜年，这也是周边一年之中最热闹的文化活动。每年都要选出一支东道主秧歌队，东道主主要在秧歌汇演的场地边搭建一个彩门，外来的秧歌队只有通过这个彩门才能进入场地。过彩门前，东道主秧歌队和客来的每一支秧歌队，都要在彩门的两边进行一场秧歌“对决”。首先是“大秧歌”的一番舞动和欢腾。接下来的双方“伞头”对唱是最精彩的，也是“对决”中最重要的一环。东道主“伞头”现场即兴编词出题，客来的秧歌队“伞头”应答，一问一答让人群中不断爆发出喝彩声。一番对歌下来，双方不分伯仲。终于秧歌队都通过了彩门，热情高涨的人们在宽阔的场地里尽情地扭着自己的秧歌。

随着秧歌队的锣鼓合奏，原本争强斗胜的几支队伍慢慢走到一起。这时，长长的秧歌队伍，舞动的身姿，还有欢快的锣鼓，似乎把整个天地间都填满了。所有观众仿佛都成了秧歌队的一员，在震天响的锣鼓声中酣畅淋漓地舞着……



中国美术馆藏。水彩粉画《雪松》，作者秦宣夫。

大地

捣麦仁

郝志国

“初一元宝、初二玛瑙、初三皮条”，是我的家乡过年食谱中的“保留曲目”。按照家乡的民间习俗，正月初一到初三为大年。在这三天里，家家户户的菜单上，除了糖花子（油炸面食）、烤点心、糖酥（类似桃酥）等颇具地方特色的美食外，还有相对固定的主食。初一元宝，是指肉馅饺子，取招财进宝之意。初二玛瑙，是指麦仁汤，取吉祥和之意。初三皮条，是指连汤擀面，取细水长流之意。这三样里，饺子和擀面都是现做即可，麦仁须提前加工备好。因此，捣麦仁就成了腊月里的一项重要事务。

捣麦仁很有生气，充满动感。人们通常会选择腊月里比较温暖的中午时分，来到结了冰的河面或湖面。选择一处干净的冰面，在上面凿出一个深约二十厘米的冰窝窝，拌拌过盐

水的新麦倒进去，再用圆形木杵或石杵反复舂冰窝窝里的麦粒，使麦皮软化脱落。这个时候，也是一年中难得的农闲时节。宽长且弯弯曲曲的冰面上，不时回荡着有节奏的舂杵声、人们的欢声笑语和孩子们的追逐打闹声，给天气寒冷的腊月赋予了别样的情趣。

春过第一遍后，将麦子从冰窝窝

中掏出，倒入簸箕中。簸箕脱落的麦皮，再将麦子倒回冰窝窝舂第二遍，直到麦皮完全脱落，乳白色的麦仁在琼玉似的冰窝里晶晶闪光，犹如一窝窝珍珠。人们也在一片欢笑声中收好麦仁和器具，打道回府，冰面上又恢复了宁静。

舂好的麦仁带回家再经过清洗，用厨房的大锅台煮——这一大锅麦